

那兩個女人

楊小雲 著

女人與女人可能成為最親密的朋友，也會變成最尖銳的敵人。她們共享一切，唯獨對愛情，是絕對的獨佔、排他。本書藉著兩個生長的過程，探討女性的友情、愛情，以及她們的歡笑、淚水、苦、怨愁。涵蓋了所有屬於女性內心的掙扎，迂暗化曲折。令人低迴不盡。

九歌文庫
294

楊小雲 著

那兩個女人

九歌出版社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那兩個女人 = Those two women / 楊
小雲著.--初版.--臺北市：九歌，民79
314面；19公分.--（九歌文庫；294）

ISBN 957-560-090-8(平裝)：新臺幣140元

857.7

79000678

九歌文庫 294

那兩個女人

THOSE TWO WOMEN

著 者：楊 小 雲

校 對：蒲 麗 月・江 碧 章

發 行 人：蔡 文 甫

發 行 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560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7526564・7817716

郵政劃撥／0112295—1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門 市 部：九歌文學書屋（電話／02-7402838）

臺北市10560八德路3段12巷51弄34號

印 刷 所：裕高印刷行（電話／02-3113893）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電話／02-5423347）

初 版：中華民國79年8月10日

初版7印：中華民國79年11月10日

定價 140元



ISBN 957-560-09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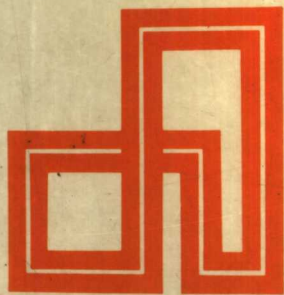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掉換）

女人與女人可能成爲最親密的朋友，也會變成最尖銳的敵人。她們可以共享一切，唯獨對愛情，是絕對的獨佔和排他。本書藉著兩個生長在孤兒院女孩的成長過程，描寫社會衆生相，探討女性的友情、愛情、事業抉擇、人生態度，以及她們的歡笑、淚水、痛苦、悲愁。涵蓋了所有屬於女性內心的掙扎、衝突與曲折，令人低迴不已。



楊小雲，東北女子，學的是家政，愛的是寫作，爲文學天地中的有情人。專精於小說，兼愛抒情散文，更致力於兒童文學，爲國內少數具有多種筆力的女作家之一。長篇小說《水手之妻》風行四方歷久不衰，《她的成長》曾改編爲電視連續劇上映，極獲好評，並以《無情海》一書，榮獲七十五年度中山文藝小說獎。



九歌出版社

ISBN 957-560-090-8



9 789575 600907

九歌出版的

楊小雲作品

小說：

水手之妻

抓緊生命線

不是雨季

等待春天

無情海

明日之旅

癡心井

女兒心

她的成長

愛的組曲

路的那一頭

那兩個女人

散文：

圓內圓外

有你・有我

人緣・情緣

靈犀一點(編)

兒童文學：

小勇的故事

(兒童書房第一集)

豆豆的世界

(兒童書房第三集)

我愛丁小丙

(兒童書房第五集)

嘉嘉流浪記

(兒童書房第九集)

美美置身於自家寬敞亮麗的大客廳中，端莊地坐在乳白色小牛皮沙發上，用滿是虔誠的眼睛慢慢地輕撫著整個房間。雖然她早已熟知每一處陳設，甚至連鋪在鋼琴上白紗巾的圖案，以及今天早上媽媽才換上那瓶馬蹄蘭傾斜的方向，都精確地印在腦海裏；然而，她仍舊喜歡熱切地對自己家做一番巡禮，在爸爸下班之前。

當白色牆壁上金質時鐘的黑色指針重疊在六字上面時，美美站了起來，走向近門處的落地明鏡前，再一次檢視自己。

鏡中出現一身粉藍、笑意盎然的小女孩，一頭黑亮的長髮，披在肩上，齊眉的劉海後，束著一條和衣服同色的髮帶，長圓臉上，閃著一雙慧黠的大眼睛，尖尖翹的小鼻子旁，星散著幾顆淡褐色的小雀斑。真討厭！就是這些斑點，破壞了整體

美。

鏡中女孩不滿地癢了癢嘴，立即面頰浮出兩個深深圓圓的酒窩，一下子，女孩開心地笑了，眼眸中漲滿了自負的喜悅，揚起下巴，向陽臺走去。

她知道，再過幾分鐘，爸爸銀白色的轎車會彎進巷口，接下來，爸爸會快步衝向電梯，登上六樓，推開雕花銅門，愉悅地高喊：「我回來囉！」

然後，爸爸會將美美舉起來，抱著她向廚房走去，親吻正在準備晚餐的媽媽……每當美美望著自己媽媽時，心中總是充滿了驕傲和甜蜜。

我的媽媽，漂亮、溫柔又典雅，軟酥酥的手，摸在臉上舒服極了，黑亮的頭髮向後梳，用髮圈勒成一束，露出白皙的脖子，顯得高雅大方。媽媽的頭髮厚又多，散開時直瀉腰際，美美和爸爸都喜歡看媽媽梳頭髮，還常常搶著要替她梳。

我的爸爸，美夢想，瘦瘦高高的，雖然談不上英俊，但是有一張親切樂觀的臉，愛笑是他的特性，彷彿世界上沒有任何事能難得倒他。

有這麼好的父母，這麼美滿的家，美美常覺得自己真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孩子了。

晚飯後，媽媽會沏上一壺上好的茉莉香片，一邊看電視一邊慢慢品啜，偶爾爸

媽會輕聲地交談，美美雖然聽不清楚他們說些什麼，但是從表情上看來，必然是甜蜜有趣的話題。望望媽媽，瞅瞅爸爸，美美感到濃郁的溫馨、舒適和安全，像海浪般一波波湧來，不知不覺地眼皮便往下垂。

不能睡！不能睡呀！她大聲命令自己。因為她知道，只要她一闔上眼睛，爸爸就會把她抱進房間放在牀上，然後媽媽會和他外出散步，很久、很久都不回來，扔下她一個人在黑暗裏。

我睡著了嗎？怎麼？爸爸已經將我由沙發中輕輕抱起，正朝房間走去，媽媽也跟了進來，輕手輕腳地替我換上睡衣，我不要啊！接著又幫我蓋好棉被，我不要啊！還溫溫柔柔地親了下我的臉，我要，我喜歡！可是——我不想睡啊！我沒有睡著啊！媽媽！不要走！不要扔下我啊！

——媽媽——媽媽——爸爸——

美美拚命地大喊，淚水溢滿了眼眶，成串地往外溢。

但是，爸爸媽媽卻彷彿沒聽見一樣，關上燈、關上門，走了。美美陷入了絕對的孤獨、恐懼、黑暗之中。

.....

「美美、美美，妳醒醒、醒醒哪！」

有一隻手按在她不停抽動的肩膀上，壓低嗓子，輕輕喚著她的名字。

美美用力抓住那隻手，哭著哀求道：「媽媽！不要走！媽媽……」

「美美，我是恬恬哪。妳又做夢了是不是？」

「我、做夢……」

美美霍地坐起，心緒有一刹那的迷離紊亂，黑暗中，她向四周望去，家、大客廳、父母，皆消失無蹤。一束清冷的月光，透著光禿禿的玻璃窗，映照出室內的景況。

兩排陳舊油漆剝落的鐵牀上，蟻臥著一羣年齡不等的女孩，厚硬的花棉被下，蜷集著一團團瑟縮彎曲的軀體。雖是在睡夢，女孩們的臉上仍浮著一片片化不開的沈鬱。

在這兒長大的孩子，幾乎不知道什麼叫快樂，除非在夢中，美美想。

「是啊！美美，妳一定又做妳那個『甜蜜家庭』的美夢了，是不是？」

「唔……」

美美輕啣了一聲，隨即轉向和自己同牀，在同一天來到這兒的女孩。月光下，

她的皮膚顯得分外清白，圓圓的臉上有一雙圓圓的眼睛；像鴿子一樣溫順善良。她是全院中唯一會笑的女孩，也是美美唯一的朋友。

「睡吧，好冷哪。」

「幾點了？」

「不知道。」

兩人縮手縮腳地鑽回被窩，剛剛有一絲暖意，美美不安地扭著身子說：

「我想尿尿耶。」

「忍一忍啦，廁所好遠，外面又那麼冷。」

「不行哪，人家要尿出來了呀！」美美不停地拱來拱去，鼓得一被子冷風，最後坐了起來，央求著：

「恬恬，陪我去好不好，我怕黑。」

恬恬縮著身子，猶豫了一下，略帶無奈地說：

「好吧。」

待伸手要去拿衣服穿，卻被美美急促的催趕打住。

「別穿了啦！人家等不及了。我們就包著棉被快走吧！」

十二月的夜風，吹在臉上像刀刮般刺痛。上了一趟廁所回來，兩人都凍得打哆嗦，黑暗中聽得見彼此牙齒打顫的聲音。

爲了快一點暖和起來，美美緊緊地抱著恬恬，恬恬也摟住美美，兩個小身子靠在一塊，用自己的手搓著對方的背取暖。

「恬恬，我告訴妳——」美美口齒不清地說：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錢，第一件事……就是買一條又軟又暖的大棉被……」

「嗯。」

「恬恬，妳呢？妳最想要什麼？」

「我只想趕快睡著。」

「難道妳從來沒有夢想，沒有願望？」

「我不知道。想那些幹什麼。」

「妳啊！簡直是木頭人！」

「快睡吧。」

「唔……」

2

和煦的陽光，溫柔地曬暖了大地，也映照出塵世的美麗與破敗。

臺北中正橋下，近淡水河堤邊，逶迤列著一排低矮古舊的房舍。九月中旬一場颱風，掀掉了大片屋瓦，校工老王爬上去，換過油毛氈，湊合著將殘餘的瓦片鋪平，下小雨時勉強頂得住，雨勢一大就直落而入。

再望過去是兩扇分不清色澤的大門，倚在石灰剝落的石墩上，一塊褐黑長木牌上，軟軟地癱著幾個字，必須仔細湊近了辨認，方始看出它們是——私立仁愛育幼院。

小操場上，一方褪了色的國旗正冉冉上升，一百多個孩子在老師的指揮下，賣力地唱著國旗歌。白色的熱氣，由凍僵的小嘴裏哈出，在黑髮黃臉間緊繞。

孩子們都縮脖縮背地搓著發紅的手，眼巴巴地盼院長施媽媽的訓話快點結束，好到餐廳去吃早飯。

院長前頭講了些什麼，美美一句也沒聽入耳，直到院長說：

「今天有來賓到校參觀，小朋友一定要注意禮貌——」

美美陡地精神一振，只覺有股熱流從心底升起，她激動地抓住身旁的恬恬：

「妳聽見了沒？又有人要來參觀耶！」

「唔。」恬恬的反應一點不熱烈。

「這就表示，有小朋友會被收養、帶走了呢。」

「唔。」

「啊！多希望那個幸運兒是我！我一定要離開這裏，離開這個可怕的鬼地方。雖然我希望收養我的是有錢又有教養的人，但是——不管啦！只要能離開這兒，什麼樣的養父母我都認了……」

美美滔滔不絕地說著，臉頰興奮得泛上紅暈，整個人沈醉在美麗的幻夢之中了。

排隊走向飯廳時，她扯了一直不見應聲的恬恬一下，不解地問：

「喂，難道妳不想離開這裏啊？」

「我——不知道——」

高年級排長回頭狠狠瞪了她們一眼，兩人連忙閉上嘴，低頭快步往前走去。

飯廳內橫擺了十二張長條木桌椅，每張桌子上，橫著三個鋁盤，裏面盛的是和昨天、前天絕對相同的煮黃豆、蘿蔔乾和醬冬瓜。八個塑膠花碗分兩疊扣排著，待全體學生入座後，總值日生跑到飯廳中央，高聲喊道：

「起立！」

接著他喊出第二個口令：「讀感飯詞！」

所有孩童在「一二三」之後齊聲朗讀出每餐不忘的「感飯詞」：

——農夫耕田十分辛苦，我們吃飯謝謝農夫！

念完之後，總值日生終於喊出大家最盼望的「開動！」

每桌的組長、副組長立即奔向左前方去盛稀飯，待全桌八碗全部裝滿放好後，組長說：「開動。」之後才可以動筷。

清晨六點半起牀，早自習、運動、升旗，孩子們的肚子早餓得咕咕叫了，這會兒一聲令下，個個狼吞虎嚥，只一眨眼工夫，有人已經盛了第三碗，不到五分鐘，

就聽見鐵勺刮鍋底的聲音。低年級的孩子只有眼巴巴地看著空鍋歎氣，有人顧不得面子——拿起沾著飯粒的勺子就舔，也有人用手指將碗裏面的飯往嘴裏撥……

早餐後，有二十分鐘的自由活動，八點十分，開始上第一節課。

院方將院童按年齡分成四班上課，美美和恬恬都是低年級的學生，也就是九歲以下的那一班。其他分別是幼兒班、中年級和高年級。

出了飯廳，恬恬習慣性地往教室方向走，美美卻轉身往寢室跑。

「喂，這邊啦！」恬恬直覺地提醒著。

「我要回去換件衣服，好好打扮整齊，待會兒才會讓人家覺得我可愛啊！」美美比畫著說。

能換的衣服實在有限，美美翻遍了衣櫥抽屜，就是找不出一件登樣的，她頹喪地坐在牀前，望著那一小堆舊衣服，委屈得掉下了眼淚。

打從美美懂事以來，從不曾擁有過一件全新的衣服，身上穿的，全是由救濟箱中分配到的半舊衣衫，加上長時間穿著洗滌，早已褪成一種無以名狀的奇怪顏色。去年過年時，美美分到一件大紅色太空衣，雖然領口有好大一片油漬，袖子也太短，卻是她八年來得到最漂亮的一件外套；平時她捨不得穿，小心藏在抽屜最裏

面，還用舊毛巾包著。太好了，就穿那件吧！美美抹去眼角淚水，高高興興地將身上的灰毛衣脫下，換上耀眼的紅太空衣。

爲了搭配紅外套，美美又翻出去年在院長室門口檢到的一小截綁禮盒的紅緞帶，繫綰在長髮上面。底下是一條灰黑的長褲，腳上還是那雙脫了膠的黑皮鞋，唉！真難看。不管啦，至少上半身很美麗了，美美對著玻璃窗，抿出一個甜甜的笑，揚起下巴，信心十足，滿懷希望地走出寢室。

坐在教室裏，美美根本無心聽講，她不時地向外張望，殷殷期盼參觀者的出現；到第三節課時，她覺得自己都快變成長頸鹿了，而渴望的來賓卻仍然不見蹤影，不免開始懷疑院長講話的真實性而暗自怨恨起來了。

第三節下課休息時，終於看到院長領著一小隊穿著整齊的來賓朝操場這邊走來。

美美直覺地挺起腰，一顆心不住地狂跳著，但她力持鎮定，吸了口氣，擺出最美妙的姿態，待院長走近時，很有禮貌地朝院長做了一個芭蕾舞式的鞠躬，朗聲地說：

「院長好！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大家好！」

「嗯，好，很好。」院長嘉許地笑笑。

其他賓客也微笑向她點頭，有人說：「這小女孩好可愛。」但是，沒有人停下來問她叫什麼名字，一行人便緩緩向前行去。

美美遲疑了一下，馬上決定跟上去，正想找適當的機會介紹自己時，一位婦人停在低頭拍皮球的恬恬面前，瞅了一分鐘後，和善地摸摸恬恬的頭，笑著問：

「小朋友，妳叫什麼名字？幾歲啦？」

沒等恬恬開口，美美一個箭步衝過去，邀功地說：

「她叫施恬恬，我叫施美美。我們都八歲。」

婦人「哦——」了一聲，看看美美又瞅瞅恬恬，笑笑，什麼也沒再說，便走回隊伍中去了。

第四堂課是自修，打鈴不到十分鐘就看見主任出現在教室門口，美美的心陡地提到喉頂，胸中脹滿了歡愉的氣泡，人像是要飄起來一般，她緊盯著主任，看她走向講臺，等她開口叫出自己的名字——

「施恬恬，妳到院長室來。」

「啊——」